

# 浏阳地名源流考

彭雪开

(湖南工业大学 湘东历史文化研究所,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浏阳市古称“浏”,古为越人族居之邑。东汉建安十四年(209),三国吴孙权首置浏阳县,县治驻居仁镇(居陵镇)。《水经注》称浏阳县为浏阳县,认为“县凭溪以即名也。”然而,《三国志》称浏阳县,属湘州长沙郡。浏阳,疑为长沙定王发之族邑封地,故以姓氏名地。置县称浏阳。

[关键词] 浏阳县;浏阳;刘阳;源流考释

[中图分类号] K92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5-0154-03

## On the Name Origin of Liuyang

PENG Xuekai

(East Huna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8 China)

**Abstract:** Liuyang city, called “Liu” in ancient times, is the place where ancient Yue people lived. In the 14th year (209) of Jian’an period of Eastern Han dynasty, Sun Quan, the king of Wu kingdom, set up Liu Yang county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Juren town (Juling town) as the county seat. In *Shui Jing Zhu*, Li Daoyuan called it Liuyang county, since the county is located at the north of Liu river. While in *San Guo Zhi*, it was called Liu Yang county and belonged to Changsha prefecture. Liu Yang is thought to be the fief of a king whose family name was Liu, and Liu Yang got its name from that.

**Key words:** Liuyang County; Liuyang; Liu Yang; origin study

魏晋·郦道元《水经注》:“浏水出县东江州豫章县首裨山,导源西北流,经其县南,县凭溪以即名也。又西北注于临湘县。”<sup>[1]</sup> 自此后,国内史籍、地志,皆以此为据,言浏阳因县治处浏水北岸而得名。造成浏阳、刘阳两县名,皆从《水经注》之说,即浏阳、浏阳“县凭溪以即名也。”

浏阳,又名刘阳,其得名皆与浏水(浏江、浏阳河)有历史渊源。

东汉末桑钦《水经》:“浏水出临湘县东南浏阳县,西北过其县,东北与潞水合。”东汉永和五年(140),在荆州刺史部官方地图表上,已标注“浏水”之名。<sup>[2]</sup> 这应是这一自然水系的最早得名。浏,《说文》:“浏,清流貌。”《诗经·郑风·溱洧》:“溱与洧,浏其清矣。”毛传:“浏,深貌。”《太玄·减》:“次儿,浏涟涟,减于生根。”范望注:“浏,流也。”古今文中有

几种释义,其本义指河流深而清澈的状貌。后引伸为河流名称,亦特指湖南省浏阳县浏阳河。<sup>[3]</sup>

浏,具体得名于何时,实难稽考。不过,也非无踪可寻。古越人大量散居在今湘东浏水、潞水、攸水、洙水流域,这在《史记·楚世家》《战国策·秦策三》《后汉书·南蛮列传》等史籍中,多有记载。春秋中期以后,楚人才沿沅、湘溯流而上,深入湖南境内,逐渐成为南楚主体民族,但古越人亦占相当大的势力。到春秋末,古越人逐渐退出湖南境地。1964年及1986年,考古队分别在今浏阳市县城附近樟树潭和大围山白沙乡廖家墩,发掘了龙山文化遗址。<sup>[4]</sup> 从出土文物看,在距今约4000~4500年,这一带,聚居百越族村落。据株洲市文物考古队发掘的遗址和文物判识,新石器时期末,湘水、潞水、攸水、洙水等河流两岸,开始出现少量印纹硬陶。

收稿日期: 2013-04-28

基金课题: 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委托项目“湖湘文化视角下湘东县域地名源流考释”(12WTB39)

作者简介: 彭雪开(1953-),男,湖南攸县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名研究。

这是百越文化的标志。商至周代春秋中期以前,印纹硬陶文化,已成湘东地区的主导性文化;之后,楚文化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战国中后期,楚置黔中郡、巫郡,标志楚文化占据统治地位。百越文化逐渐式微,但仍以独特方式,大量存于汉、魏晋时期<sup>[5]</sup>。这就表明,在新石器时期晚期,至春秋中期之前,百越人大量居住在湘东地区。春秋中期至战国末,一部分越人迁居它地,一部分越人逐渐楚汉文化,但仍存独特的百越文化。

地名,是随着人群的居住、生产、生活、交往而形成的现象。因地因物因事因人等而取名,是一种普遍生成的事实。公元前334年,楚威王灭越,越人散落江南各地。《粤中见闻》:“越王勾践子孙,更姓梅,散居沅湘。”约在战国中后期,越人的一支,翻越吴楚边界的幕阜山、九岭山,沿浏水上源大溪水流域,渐次族居,开发浏水流域。因山地纵横,谷地交错,河溪斜列,森林茂密,大溪河水深流缓,清澈见底,越人便称之为“浏”,后聚落以此名。

越人有民族语言,但无文字,采汉语记事录史,但也涉及越语读音。如越人称“盐”为“余”,故越地多“余”地名。杭州古称余杭,说明其时多产盐。越人有喜种糯稻,嗜鱼,好“断发纹身”,还有逐水架木族居的习俗,为习水民族,更喜欢占据河溪上游,伐木垦植,取清澈水酿“醴”(甜酒)自饮。今湖南醴陵市之“醴”,即为古越人(乌程氏后裔)择漉(录)水源头而居,取漉水酿糯米酒而得名。<sup>[6]</sup>湘东地区昌(水)、浏、漉(录)、攸、溶、洙等诸河流名称,应是越人口语相传的地名。“浏”之地名,为越人取名,可以肯定。秦汉间,才为楚人用汉语书写,置“县凭溪以即名也。”

东汉初《汉书·地理志》之前,即秦汉间,河流因有聚落邑“浏”而名浏水。因西汉初谷梁赤撰《谷梁传》,最早提出“水北为阳,山南为阳”的地名命名原则,至东汉《尔雅》“山南曰阳”,进一步肯定这一命名原则后,“山南水北为阳”的地名,大量涌现。其时,浏水北岸聚落一大村邑,故名浏阳。得名当在东汉郑玄(127~200)《尔雅》成书之时。其时,浏阳村邑,非通衢大邑,更非县邑。西汉初改湘县为临湘县(今长沙市),可能为临湘县一乡邑,名浏邑。但目前未见文字记载,需进一步考证。其实,当时浏阳多为民间口传地名,亦或民间有汉语书写。东汉末《水经》中,才始见浏阳县名。至《水经注》,才明确县因水而名。其后,浏水、浏阳县,名传全国郡、县。唐《元和郡县志》谓潭州浏阳县。“因县南浏阳水为名。”此后,浏水又称浏阳水。清代又更称浏阳河。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湖南省地图册上,已列浏阳河之名。<sup>[2]37~38</sup>有清一代直至

如今,统称浏阳河,偶名浏江。共和国成立后,一首《浏阳河》民歌,风靡全国,更使浏阳河,名扬世界。

依上所述,浏阳以浏水名县,似乎已成定论。然而,浏阳县第一次在《三国志》中,即以刘阳称名。《三国志·卷五十四》:建安十四年(209),“权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下雋、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屯据江陵。”<sup>[7]</sup>刘阳之名,始见于史籍。《该志》又记:建安十五年(210),周瑜病困,向孙权上疏举贤:“‘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陨路之日,所怀尽矣。’即拜肃奋武校尉,代瑜领兵。瑜士众四千余人,奉邑四县,皆属焉。”<sup>[7]937</sup>清光绪《浏阳乡土志》:置县“必始于是时。”以后《晋书》《南齐书》等史籍中,皆有刘阳县记载。刘阳为建安十四年(209)置县,可以确定。

自《三国志》列刘阳县名,至《南齐书·卷五十六·幸臣传》:升明初(约477~478),临海人吕文显“封刘阳县男。”<sup>[8]</sup>再到南朝齐建武四年(497),改刘阳县为浏阳县,属湘州长沙郡,<sup>[2]29~30</sup>浏水仍名之。约长达288年间,皆名刘阳。因此之故,浏阳县(今浏阳市)究竟是以“浏水”名县,还是以“刘”名县,值得进一步探讨。

刘,《广雅·释器》:“刘,刀也。”《正字通·刀部》:“刘,属。”《书·顾命》:“一人冕执刘,立于东营。”孔颖达疏引郑玄云:“刘,盖今讎斧。”清·俞木越《曲园杂纂》也认为:刘为刘字本义,盖兵器也。周公有公刘,犹唐·虞有殳,皆以器为名。后多引伸为杀戮、征服、凋残等义。古今文中有10多种释义,其本义指兵器之意,亦指水名,如《水经注·洛水》:“合水北与刘水合……合水又北流,注于洛水”,如亦指姓;《通志·氏族略三》:“刘氏,祁姓。帝尧陶唐氏之后,受封于刘……裔孙刘氏。”显然,依“刘”字本义,阐释“刘”之地名,难以说通。刘阳之“刘”,应是以姓氏名地。《水经注》在阐述此条“刘水”地名时,认为刘“水出半石东山,西北流经刘聚,三面临涧,在缙氏西南,周畿内刘子国,故谓之刘涧。”<sup>[1]370</sup>酈道元肯定“刘水”地名,源于姓氏。

若按此说,浏阳应是以刘氏聚落名地,并非以浏水名地,为汉景帝时长沙定王刘发所置族邑。目前虽无明载,但实有可能。一是汉高祖刘邦,改秦置长沙郡为长沙国,改附廓县湘县为临湘县(后长沙县)。至汉景帝时,封子刘发为长沙王。《史记·卷五十九·五宗世家》注:长沙定王发,其母为唐姬,原为程姬侍女,后因故“及生子,因命曰发。以孝景前二年(公元前158)用皇子为长沙王,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sup>[9]</sup>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为首发动“七国之乱。”<sup>[9]310</sup>结果主张削弱王国势力的晁错被杀,历时3个月的叛乱,也被周亚夫平

定。这一年刘发便选取临湘县东向刘邑为军事据点,为朝廷平“七国之乱”,制造箭镞等武器,以忠皇室。二是《集解》应劭曰:“景帝后二年,诸王来朝,有诏更前称寿歌舞。定王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笑其拙,上怪问之,对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阳属焉。”<sup>[9]1672</sup>长沙定王刘发,略施小计,得添三郡。这当然决非实情,是汉景帝为奖励刘发平定“七国叛乱”制造武器(箭镞)之功,借故封三郡。三是据《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记载:孝景(前)二年,复置长沙国,封景帝子定王发为长沙王,改国号为定王发元年(公元前158)。又据江西省《安福丛录》记载:公元56年,长沙定王子裔安成侯国撤销,复为县。从公元前129年,封长沙定王子刘苍为安成侯,至其侯国撤销,共计210年间,湘东数县,先后封侯者有长沙王子刘苍安成侯(今江西省福安县,公元前129),刘福为容陵侯(今安仁县、攸县小部分,公元前129),刘则为攸舆侯(今攸县,公元前125),刘欣为荼(茶)陵侯(今茶陵县、炎陵县,公元前125)。唯独今浏阳市,既不置县,又未封侯。其主因皆可探讨,但最有可能是其时刘邑为长沙定王族裔之封地,位在诸侯之上。因是乡邑之封,又属军事要地,故不记于史籍。当然,个中原委只有景帝父子得知了。刘姓族封之时,取“浏”之谐音,去三点水,以姓氏名地,故曰“刘阳”。至三国吴孙权置浏阳县时,便以刘阳邑为名,以示对刘氏宗室的尊重,也为拉拢刘氏皇家宗室势力,扩充自己势力,谋取天下。这是极有可能的。

隋开皇九年(589),改临湘县为长沙县。大业三年(607)废浏阳县,入长沙县。唐景龙二年(708),复置浏阳县。元元贞元年(1295)升为州。明洪武二年(1369)复为县。<sup>[4]59</sup>自此以后,县境不废。

刘阳置县时,县治驻何处,历有疑议。经查考,驻居仁镇(亦名居陵镇,今浏阳市官渡镇治)无疑。其一,三国吴永安五年(262),荆州刺史部官方地图上,已明确标记刘阳县治位于居仁镇。<sup>[2]28~29</sup>其二,南朝齐建武四年(497),在荆州、郢州、湘州地图上,也同样明确标记县治位驻居仁镇。<sup>[2]34~35</sup>其三,隋大业八年(612),江汉沅湘诸郡地图上,浏阳(由刘阳改称)县治,驻居仁镇;<sup>[2]26~27</sup>其四,《旧唐书·卷四十》:“浏阳,吴分长沙置浏阳,隋废,景龙二年(708),于故城复置。”清同治《浏阳县志》:“唐景龙二年复析置浏阳于故城。”故城,当指居仁镇。直至唐开元二十九年(741),江南西道地图上,才明确标记县治,已从旧治迁驻今治(今浏阳市老县城)。其五,清光绪《湖南通志·古城考》:“浏

阳故城在今浏阳县东……隋大业初,省入长沙县而故城废,唐景龙初复置,即今治;元初迁居仁镇;明初复唐旧治。”文中除唐景龙初复置今治,与《旧唐书·卷四十》“于故城复置”,有出入外,余皆无疑可辩。其六,清嘉庆年间(1796~1820),于今大围山镇治(左东门市),出土南宋古钟,上铸“大宋国潭州浏阳县流阳乡金溪北十二都金钟山,绍熙二年(1191)。”今考流阳乡当为浏阳乡,以谐音避记。民国《上东义举志要续编》:“大溪北至金钟桥以西,接达浒,曰‘金钟’。”今仍存金钟、金钟山、金钟桥地名。旧《浏阳县志》也载:明代前全县有七乡之名,明初始称四乡。浏阳乡(流阳乡)应为古七乡之一。位在东乡,亦即今浏阳市浏阳河上源大溪流域之内,包括今大围山镇、官渡镇等地域。其七,经笔者实地查考,当地冯姓族谱记载:冯姓先祖于南宋宝佑年间(1253~1258),从江西省迁居浏阳桥港(今官渡镇云山村),元末由云山村邓家墩,再迁官渡老街经商。

由此观之,今官渡镇一带,古属浏阳乡无疑。也佐证为浏阳县治首驻地。唐开元年间(712~741),浏阳县治从古治迁今治。元初又迁治于古治,明初又迁回今治。至于迁回今治,驻今老县城内,还是老县城原“东街口旧城隍庙一带”,<sup>[4]60</sup>尚待探讨。但已属同一驻治范围内,相距近,可视为同一古城扩展而已。

#### 参考文献:

- [1] 陈桥驿. 水经注校证[M]. 北京:中华书局,2011:918.
- [2]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秦·西汉·东汉时期[M].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49-50.
- [3]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汉语大字典[M]. 武汉,成都: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7:748.
- [4] 湖南省浏阳市地方志编委会·浏阳县志[M].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748-749.
- [5] 株洲市文物名胜志编写组. 株洲市文物名胜志[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135.
- [6] 彭雪开. 醴陵地名源流考释[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35-39.
- [7] 陈寿. 三国志[M]. 中华书局编辑部,校勘. 北京:中华书局,1999:934.
- [8] 萧子显. 南齐书:卷56[M]. 中华书局编辑部,校勘. 北京:中华书局,1999:665.
- [9] 司马迁. 史记:卷59[M]. 中华书局编辑部,校勘. 北京:中华书局,1999:1671.

责任编辑:骆晓会